

城/市/漫/记

## 生长在县城的树



李晓

县城，是安顿我精神天地的岛屿。我尤喜欢县城里的树，在树荫的葱茏里，我是一只栖息在那里的鸟。我感谢树给予的滋养。时光朗朗，我这个焦虑紧张型人格的人，有了树木气息的贯通，面目晴朗，体态轻盈。

前不久，我去了山东的几个县城转悠。齐鲁大地上，一望无垠里，几乎到处都是身姿挺拔的大树连绵成悠悠绿云。

曲阜是一个县级市，文物部门颁发“身份证”的古树，就有20829棵。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穹倾泻而下，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漫舞，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们从云中翩然而落。一群灵魂相投的人，于经文诵读的天籁之声中，在日常生活的关切私语里，让孔庙里的灵魂魂兮归来。孔庙里的树，它是一个古树的大家族，在这里，没活到上千年数百年的树，只能说是“未成年”的树。在这里，古树分有18科、28属、30种，有侧柏、圆柏、汉柏、龙凤柏、国槐、楷树、青檀、银杏等。其中一棵桧柏树，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它成了一棵树的生死传奇。在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关于这棵古树2500年历史的记载：它生长千年后，至晋代枯死；300年后，至隋代复生；50多年后，至唐代再度枯死；370多年后，至宋代又复生；宋金战争中桧柏枝叶俱焚，仅存其干；至元代再度复生，长得枝叶蓊郁，生机勃勃。我在这棵流淌孔庙基因的古树前凝眸，冥想无数流连于此地的先贤大儒们的身影，他们的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奔涌里。我深深地向这棵古树鞠了一躬，敬畏与谦卑之心，在这样的古树面前再次涌动。

齐鲁大地上的嘉祥县城，也是一个树冠如云的森林之城。在嘉祥县城的宗圣庙，有一棵千年古柏树，树身上爬附着一个大树瘤。陪同我的嘉祥友人刘哥告诉我树瘤的形成，那是这棵古树遭遇一次霹雳雷电后，受伤的树身自愈而成。还有两棵古柏树，在旷古的时间中，它们在地下根须缠绕相连，在地上居然神奇地合抱在一起，树干与树干，枝桠与枝桠，它们相拥着昂头向苍天。这两棵命运与共的树，活生生地相爱千年，胜过人间多少爱情传说。

嘉祥县城的刘哥，在小城巷子里经营一家叫“土得掉渣”的烧饼店，5元钱2个，盐巴一样的良心价格。“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里的先贤早就为刘哥定制了喜欢的清静生活场景。当然也免不了这样的生活片段，心里苦，独自舔，心里悦，默默享。第一次去他店里，刘哥正在炉子上“咏、咏、咏”地煎烤烧饼，他用黄皮纸包上2个塞给我，烧饼的油把黄皮纸浸染得透亮。刚出炉的烧饼有些烫嘴，一口咬下去，香气漫向体内四脉。刘哥也喜欢县城里的树，在这些树木氤氲的气息里，有着一县城最亲切适宜的体温。闲时，刘哥喜欢一个人去湖边柳树下垂钓，或在家里那条老巷子的树下躺平养神，有时打上一个盹，一睁眼，阳光透过婆娑枝叶，光斑在地上跳跃，仿佛是蹦蹦跳跳光阴的小脚丫。在这光阴的小脚丫里，刘哥在这座县城已生活了50多年，每一棵站立的树，也系着他生命的根须。这次与刘哥辞别前，他与我相约，下次去县城，他陪我去登泰山，看壮丽的日出，看千年古树。当飞机飞过刘哥县城的上空，晚霞正灼灼燃烧。我从机窗俯瞰小城飞逝而过的姿容，向他挥手，与县城的树们道个别，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也如大地之上沉默的故人，于无言之中给我心里播撒下了一片绿荫。

在我居住城市的下游，县城里有我的一个文友晓安。晓安曾经在北京一家文学刊物当编辑，照常人的目光，都市里的广泛人脉更可以扩大他的文学版图，但晓安毅然回到县城。县城里，有着晓安一眼望出去熟悉的一砖一瓦，收拾整齐的草木家当，更有老市井生活气息的厚实打底，烟火日常的县城生活，它的活力与温度最适合搁在晓安敏感的心房。在县城的这些年里，晓安心无旁骛地写作，已出版了几部长篇、中短篇小说集。

在县城，晓安喜欢晨跑，那是打开身体与思维最舒展的时刻。在轻快的跑步里，迎面而来的，是小城热气腾腾的早点气息，是悬根露爪的老树姿容，是伸开绿色臂膀的苍郁大树面色。在县城四周的山峰上，有着树木挺立而起的道道屏风，它们也是县城的绿肺。有次，晓安告诉我，县城里那些安安静静生长的树，给予他写作的力量源泉。我问问何故？清瘦面容的晓安说，你看那些树啊，它们不争不抢，不慌不忙，不骄不躁，这多像一个淡定豁达之人的状态。我望了望晓安，发现他的目光，有深山井水一样的清冽。一个人的眼睛，确实是一扇窗。打开这扇心窗的，当然有着县城里那些率性生长的树。

依靠这些县城里的树木供养，才有着人间烟火中的踏实笃定，也有着精神世界里的自由升腾。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凡/人/素/描

## 异国网红花花



老高

那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在吉隆坡的街头漫步，偶然间抬头，便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只见他正在向我儿子招手。走到跟前，儿子和他很亲热地嬉笑了几句，介绍说：“我朋友，他叫花花，马籍华裔，是马来西亚有名的网红达人”。

我看看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身材精瘦，留头碎发，穿着得体而洋气，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亮。

儿子还告诉我，花花在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上拥有很多粉丝。他用镜头捕捉生活的美好，用文字记录心灵的触动，用形体展现出华人的文明与魅力，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好奇和探索。

花花很好客也很讲义气，他先是带着我们去参观了吉隆坡标志性建筑——双子塔，随后又带我们去饱餐了一顿地道的猫山王、黑刺榴莲。花花的普通话带着一丝马来西亚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既熟悉又新奇。我问他这么年轻就成了网红达人，有没有什么心得？他告诉我，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如何在繁华与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对一个易于浮躁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他喜欢用镜头记录下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自然风光，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美丽和独特。这让我刮目相看，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居然有这种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的敏锐感知，让我看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希望。

花花给我看了他的很多视频作品，视频中他用流利的华语、马来语或英语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展现出马来西亚社会的包容与开放。他说，短视频如何用故事吸引观众，如何用情感打动人心，也是一种文化。他的视频不仅仅是展示马来西亚的美景，更是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次邂逅花花，虽然短暂，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我想起马来西亚，我都会浮现起这位瘦小、清秀、聪明的年轻人，还有他充满魅力的视频创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诗/绪/纷/飞

## 流淌(外一首)



海清涓

喊泉

谦和不是卑微，善良不是软弱  
一条小溪流淌在春天的诚信里  
就是一城雪花飘落在冬天的圣洁中

在洞天水世界的高处，喊  
喊一座陌生的城市  
喊一个熟悉的名字

小溪滋润过的姹紫嫣红  
就是一部养眼的乡村电影  
小溪宽容过的千山万谷  
就是一首悦耳的通俗音乐

喊一声，再喊一声  
喊得一柱柱飞天神泉  
高过季节，高过红尘

流淌低过一千零一夜的月亮  
流淌高过七十七万丈的云朵  
对于一条小溪来说  
流淌就是有道，流淌就是无限

高过隔着万水千山的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新/作/者/

## 在千仞之上看江涛拍岸

陈建红

软软绵绵的小雨中，我们沿着石梯，一步一步下到阿蓬江边。龚滩古镇，染一抹碧绿的江声，在我的眼前款款流露它千年的古朴。

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不见尽头，串联起一栋栋深褐色的民居。与青石板一样，它们在阳光下闪烁的光影永远都是神秘的，朦胧的，就像阿蓬江一样，深邃又透亮。

脚步轻轻，与柔柔的雨滴一同踩在青石板上，沿着精心布局的鲜花与藤蔓的小径，向街巷深处走去。

古镇古韵，也不乏新添的人工造型，目光所及三角梅居多，红的、粉的……怕有十多个品种，宛如一座“鲜花小镇”，朴素又带些浪漫，与我内心好不契合。很多年前我就梦想过，彼时得一方小院，花做篱笆，诗意为墙，雨丝入帘，那是多好的春夏秋冬，静守流年啊。

街上门店里，米粑在油锅里滋滋冒着热气，那香味直窜入鼻息。街角，一位老人正慢慢地穿针引线，那身后件件布衣，那斑白的两鬓，一如他身后斑驳的木门，已然带着时间的沧桑。

最让我们开心的是拍照片，也可能拍的不是照片，是自己远古的影子。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能够走多远？

老街道，新时尚。正谈笑间，不期而遇地走进一座木制的庭院。房梁上挂着辣椒、玉米与红灯笼，想必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吧。进得屋内，一圈粗厚的绳索静静地躺在院角，见到那乌黑的绳索，我冷不丁一个激灵，神情一下肃穆起来。

仿佛听到了乌江号子，看到了怪石嶙峋的纤道上，纤夫们的脚步稳健而有力，一行行，一排排，深深浅浅，重叠交错，汗水滴落的声音是他们唯一的对话；他们的背脊弯曲如弓，身后的纤绳紧紧地往肉里扣，那一声声“嗨哟，嗨哟……”

当年除了悬崖绝壁，那云，那树，谁来倾听那些呼号声声？

走出院子，我的心境全然不同。龚滩古镇，你枕着千年乌江水的氤氲青绿，在这古老的石桥、沧桑的渡口间，留下一片狭长而雄远的空谷回声，你让我依然能够听见纤夫的号子，那些沉重的气息就遗落在你的群山谷地之间，回荡在寂静的晨暮中。青石板上，一步一个台阶，不知浸透了多少背夫的艰辛，每一个背影都映出千年的嬉笑与伤痛。

后来，站在陡峭的绝壁下，回望远处的龚滩古镇，我的心里，开始如江水一样的激荡。

那个时候，我是站在阿蓬江大桥上的。第一次，我在千仞之上看江涛拍岸。高山，绝壁，碧绿的阿蓬江，高速公路渝湘复线阿蓬江大桥，这一切对我来说，犹如梦幻一般。

车窗外的风景与车内的思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别样的归途遐想。我想，我还会再来，那时，我要与挑担的小贩闲谈，与一口古井，或是一株老树对话，我要听听这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语。

我想，我会跟古镇上传统手艺人攀谈，要看那一针一线，一锤一凿，蕴含着岁月的沉淀和匠人的心血。所有我想久别重逢的那些人，那些事，那才是抹不去的江海，它们从远方滚滚而来，在陡峭的千仞绝壁之下，浪花飞溅。

那些尘封的记忆，会一一唤醒……

(作者单位：渝北区实验中学)

